

《中国社会科学》

三十年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

俞吾金 顾海良 王绍光 于沛 汤一介 唐凯麟 徐显明

编者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30周年华诞。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和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高端平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团结了一大批学界同仁，成为当代中国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本刊编辑部以“《中国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为主题，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其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治学经历，回顾并反思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希望这份中国学术界最有创造性的、顶尖的理论刊物，在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探讨了现代社会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及其路径，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梳理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30年历程，认为中国政治学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应向本土化阶段跨一大步。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创刊60年时，中国政治学界能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实现了从翻译、编译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的精神力量和时代风范，对当代中国学术成长具有“根基”和“导向”的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探讨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认为我们不能在没有文化传统的空地上建设“和谐社会”，而要吸收和利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唐凯麟教授**探讨了财富伦理的基本内涵、发展历史及研究财富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当代意义，认为研究财富伦理能够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所导致的道德缺陷，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从法治与人权的侧面对大学之道进行了探讨，提出要办德性、思想性、创新性和特色性统一的大学的理念。

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哲学的研究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

俞 吾 金

《中国社会科学》创刊 30 周年之所以特别值得庆贺，是因为它通过对思想上的原创性的倡导和鼓励，实质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作为一份高端的、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30 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国内任何其他期刊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作为该杂志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同时也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我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编辑群体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它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中“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治学经历，回顾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在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新理解

众所周知，按照斯大林的观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或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里，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根据这一观点写成的，其框架结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另一种有影响的观点，即把上述观点的框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或推广到自然界的結果。

比较而言，这种观点更深刻地领悟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因为马克思哲学作为革命的、实践的哲学，其关注点始终聚焦于社会历史领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仍未完全摆脱前一种观点的思维框架。两种观点都存在局限性：一是把统一的研究对象二元化，分割为“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这两个相互外在的、局部性的领域；二是把马克思哲学二元化，仿佛在它内部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哲学系统：一个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以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

其实，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① 既不存在着自然界之外的社会（历史），也不存在着社会（历史）之外的自然界。马克思还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② 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分成二截，在他那里，对象始终呈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常用“社会历史”、“世界历史”、“全部社会生活”等概念来称呼这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1 页。

始终蕴含着自然界。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撰写了《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文并将其投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拙文提出了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的第三种观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是马克思哲学的全部内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理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蕴含着自然界，因此，没有必要再保留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如果一定要保留它，也只能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代用名的含义上，超出这一含义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只能导致马克思哲学的二元化。

拙文区分了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把前述两种观点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称作“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此概念中的“（社会）历史”是不包含自然界的局部性概念；而把第三种观点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称作“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此概念中的“（社会）历史”是包含自然界的整体性概念。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唯有通过这一概念才能彰显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敏锐地意识到并充分肯定拙文在理论上的创新意义，支持和鼓励我精心修改文章，并于 199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刊发此文。拙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对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等多家杂志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专栏。有的论者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世界观”，这和拙文主张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鼓励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探索不断深化。拙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等相继转载）、《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自然辩证法，还是社会历史辩证法》（《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4 期）等，都是我在这个论域中新的研究成果。

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新探索

如果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如何定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哲学？这是人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必定遭遇的所谓“两个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探索。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马尔库塞、弗洛姆为代表，认为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异化和人道主义”，成熟时期则是“阶级斗争”。比较起来，青年时期的主题更重要，因而主张回到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去。

第二种观点以阿尔都塞为代表，认为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异化和人道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是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虽然上述两种观点正相反对，但其共同点是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尖锐地对立起来。

第三种观点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坚持。按照这种观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与其青年时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区别”是指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谓“联系”是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其青年时期的观点，在其 50、60 年代的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尽管第三种观点没有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与其青年时期对立起来，但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继续使用“异化”概念？

我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是，认定马克思一生使用的异化概念在含义上都是相同的，完全没有意识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异化概念含义的理解，与其青年时期比较起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种误解是，认定马克思从未在肯定的或积极的意义上阐发过异化概念，而始终把异化概念理解为否定的或消极的概念。因此，要摆脱“两个马克思”的思维框架，厘清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其成熟时期与青年时期的准确关系，关键是引入一种新的理论眼光来纠正人们对异化概念的误解，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使用的“异化”概念的不同含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而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2002年我将自己经过艰苦探索、灵光突现写成的《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一文投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拙文的思路是：首先，用“视角转换”取代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的用语既表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与其青年时期是完全对立且没有任何理论联系的。与此不同，“视角转换”既肯定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与其青年时期的哲学存在着差别，又肯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其次，用“道德评价优先”对应于青年时期马克思接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用“历史评价优先”对应于成熟时期马克思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借助这一思路，澄清了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众多模糊的问题。

拙文认为，当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时，由于他当时的思想倾向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而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从道德或道义上去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可以将这种观察、思考异化现象的视角称之为“道德评价优先”。比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信贷仅仅把“有支付能力的人”理解为道德上“诚实的人”。在信贷中，人不但没有获得自己的尊严，反而被贬低为可供抵押的商品、货币、资本或利息，而债务人（通常是穷人）的死亡则被理解为债权人的资本及其利息的死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国民经济学所倡导的“道德”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之间的共谋关系：“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②这些论述表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要是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去看待异化现象和理解异化概念的含义的。

与此不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考察异化现象的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转向“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首先重视的是，每一个事物或事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鉴于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早期资产阶级的客观历史作用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页。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肯定了作为自由个性的个人将在第三社会形态，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获得全面的发展，指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②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不应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以感伤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而应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看到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共产主义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时，并没有完全抛弃道德评价。作为理论视角，“历史评价优先”和“道德评价优先”相互排斥，非此即彼；但是作为两种评价维度，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道德评价是“强评价”，处于优先的、核心的地位；而历史评价则是“弱评价”，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随着理论视角的转换，道德评价转变为“弱评价”，而历史评价则上升为“强评价”，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其视角的转换而取消道德评价，而是顺应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评价的客观诉求展开道德评价，消除了以往道德评价中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绪，使它获得了新生。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收到文稿后，对拙文的修改提出中肯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拙文得以在 2003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尽管学术界对这篇文章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拙文厘清了以往异化问题讨论中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实质性地推进了异化问题的研究，使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成为可能，从而把它和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探讨提升到一个新平台上。

正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关心和支持下，我继续在这个论域中耕耘，相继发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研究》2009 年第 12 期）等文章。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已经冷寂下来的异化问题研究，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做出新的思考。

对马克思哲学来源的新反思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还是透过异化问题对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探索，主要的研究对象都是马克思留下的文本。然而，马克思哲学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对其思想渊源做出新的反思，将有助于全面地、深刻地认识、阐释马克思哲学。

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来源时，尽管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把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通过“两个归结”显现出来。第一个归结是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归结为黑格尔哲学的遗产。第二个归结是再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归结为他的辩证法。按照“两个归结”的思路，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了它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又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了它的“基本内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4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08—109 页。

即唯物主义，由此形成自己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阐释思路也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接受。比如，有教科书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起源时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剥掉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收了它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排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溶入自己的新发现，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①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会成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阐释框架。

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法在历史上的三个形态时曾经指出：“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②显然，德国古典哲学包括的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并不包括费尔巴哈。于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遗产就被简单地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对马克思哲学起源的简单化理解和阐释必定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简单化理解和阐释。

拙文《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并投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编辑部既肯定拙文在马克思哲学来源问题上的观点及论证有新意，有刊发的学术价值，同时考虑到论文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内涵理解上的差异，而这一问题在学界争议较大，便在与我的沟通中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不厌其烦地与我进行讨论，使拙文经过修改后在表达方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最终得以刊登在200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

拙文重新反思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究竟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问题，并根据自己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文本的深入解读，在辩证法之外，又提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六项重要遗产，即“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和“自由”，恢复了被传统理解、阐释思路简单化的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丰富内涵，从而也恢复了被传统理解、阐释思路简单化的马克思哲学的全部内涵。

有人也许会反驳道：康德的“自在之物”也算得上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吗？我的回答是：不但算得上，而且是德国古典哲学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拙文《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复杂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4期）等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众所周知，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是超验的，因而是不可知的。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哲学的秘密也就是自在之物的秘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向我们揭示了自在之物的谜底：“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③叔本华的重要贡献是把康德哲学的关切点重新引回到人自身。也就是说，自在之物并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伸手可及的此岸世界，自在之物就是人的意志。然而，叔本华对意志的阐释却是错误的。他认为，意志是万能的，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制约。这样一来，叔本华在消除了康德自在之物的神秘性之后，又把意志神秘化了。正是马克思，把经济学的眼光综合进哲学研究的思路中，通过意志这一现象，彻底解开了康德自在之物之谜。马克思写道：“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

① 肖前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288页。

③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7页。

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① 人的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恰恰相反，人为了活在世界上，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意志投放并消耗在谋生的劳动中。意志不但不是绝对自由的，而且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这种关系像自在之物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从而启示我们，康德自在之物的真正谜底是“物质生产关系”，而物质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只要读一下马克思下面这段话，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②

总之，就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来说，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每一个重要的推进都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努力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学术界最有创造性的、顶尖的理论刊物，愿它在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柯锦华〕

“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顾海良

《中国社会科学》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无论在推进专门学科研究的精深上还是在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广博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以“问题”入手，表达对其“而立之年”的祝贺，希望该刊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作出新的贡献。

一、从“斯诺命题”透视西方文化的分裂和融合

C. P. 斯诺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和“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

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 18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2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1 页。

ABSTRACTS

(1) Thirty Years of Pub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 Wujin et al. ° 4 °

Editor's Note : 2010 marks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ounded in January 1980).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is journal has been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authoritative locu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n in-depth picture of cutting-edge scholarly achievemen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o being a high quality platform promoting the flourish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displaying the contemporary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sdom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ith its consistent encouragement of original works by new autho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has attracted large numbers of like-minded scholars and become a nursery for leading researcher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the editorial office has organized a special issue on the topic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ong others, Professor Yu Wujin from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Fudan University has used his own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is journal in creatively advanci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He trusts that as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foremost theoretical journal in China, it will make a still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hip. Professor Gu Hailiang, President of Wuhan University, addresses the necessity of and pathways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modern society and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will undertake new initiatives in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cros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Wang Shaogua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ffers a review of the thi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He holds that after the stages of "learning," "imit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should take a further bold step toward localization. By the tim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elebrates its sixtieth anniversar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tists should b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concepts, methods, theories and ideas. Research Fellow Yu Pei from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argues that during the thirty-plus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world history research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from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independent and in-depth research. The intellectual force and character of the times reflected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re of fundament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fessor Tang Yiji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Peking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Confucianism's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ang,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out cultural tradition as a basis. Our present study of Confucianism should absorb and utilize the Confucian mode of thinking, life wisdom and other valuable idea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tellectual pathway and worthwhil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human society. Professor Tang Kailin from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Moral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thics of wealth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which he believes will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moral shortcomings arising from the unregulated character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promote healthy and orderly economic operation. Professor Xu Xianming, Presiden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discusses some normativ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 he hold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be mark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xcellence, intellectual depth, innovation and uniqueness.

(2) The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 Basic Dimensions and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Ma Junfeng ° 44 °

In the wide-ranging discussion of social justice issues, the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inkers such as Rawls, Nozick, Hayek and MacIntyre are repeatedly cited and expounded. By contrast, for various reasons, classical writers like Marx and Engels have been overlooked or even forgotten. Without a concret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text, it is hard to grasp the true attitude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on social justice. We might even conclude not only that they had no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but that they opposed and rejected approaching questions from this angle. As a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enabling the proletariat to know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and liberate themselves and mankind, Marxism is a theory that unites truth and valu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as an expression of value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dimensions of science and value are dialectically combined. On the one hand, justice is a value concept that functions as a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 on the other, it refers to an actual stat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s (including interests,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that inevitably invol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betwee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the conflict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injustice and so on. Only a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can ensur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justice issues.

(3) Ryazanov and MEGA1

Zhao Yulan ° 58 °

David Ryazanov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EGA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the historico-critical edition of all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n available.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cause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works, manuscripts and letters. Even before the MEGA1 project he had already proposed a "Vienna Publishing Plan" and independently edited and published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 1852-1862*.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rovided him with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dition of MEGA1. His efforts not only brought to light a great many writings that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lost bu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MEGA2.

(4)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Life Realm :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Li Jinglin ° 66 °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Feng Youlan had the greatest degree of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In his earlier years, h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formalist meaning (not touching on content) of metaphysical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nd defined the negative method too narrowly, leading to some theoretical confusion over the inherent unity of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